



跟我一起晚上跳广场舞的老奶奶,是个有趣的人。就因为我纠正了她养生糊糊中的一味中药用法,她跟我成了忘年交。那天她神秘地凑过来,悄悄对我说:“早上我们蝶园广场有一群年轻人在跳舞,特别有活力,你要不要来看看?七点钟,准时开场。”

我这个人好奇心重,况且蝶园广场又是高邮城里热闹的去处。只是平日要上班,分身乏术,只得盼着周末。

周六清晨,天色刚有些亮意。我起得早,先把黄豆往豆浆机里一倒,让它自个儿在那儿“嗡嗡”地转着。自己则溜出门,在巷口面馆里吃了一碗阳春面,特意加了个煎得焦黄的鸡蛋。高邮的早晨,是从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开始的。吃罢,便匆匆往蝶园广场赶。

心里惦记着那“七点钟的约会”,脑子里两个词仿佛来回晃荡——“年轻、有活力”,脚下走得便快了些。谁知紧赶慢赶,到了广场已是七点二十。那群年轻人正跳到尾声,我不无遗憾地赶上了最后两支舞。看着她们活力四射地跳完散场,一个个步履匆匆,我想,这大概就是所谓年轻人干净利索的“朝气”吧。

七点半,广场的另一角便被大爷大妈们接管了。这是一群打太极拳的。我瞧着他们身旁那些买菜用的小拖车,里面塞得满满当当。大概在老人的心里,锻炼和买菜一样,都是早晨的头等大事,马虎不得。

八点一到,风向变了。远处放起了健美

晨练广场见闻录

□ 钱明

操、网球操的音乐,还有交谊舞的旋律。

我在人群里瞧见一个熟面孔——我的初中物理老师。他还是那副笑眯眯的模样,气度不凡。这群人,我私下里称之为“高知群体”。他们跳交谊舞,并不像别处那样两个人紧紧搂抱着转圈,他们讲究个分寸,大概觉得那样距离太过亲密,不够雅观,心里是有点忌讳的。一起跳舞的老奶奶提醒我说,看到熟人跳交谊舞时,即使再熟也不要打招呼,不太合适。我想,这八点钟来锻炼的人,怕都是不买菜也不洗碗的。这个点,若是忙完了早饭又赶着买菜,那是断断来不及的。他们通常要跳到十点,然后慢悠悠地回去,饭来张口。拿着退休工资,把身体养得棒棒的,大约就是给子女们挣的最大福利。

我晃荡着正要离开,一大群大妈浩浩荡荡地来了。这是九点档的“主力军”。

她们打五禽戏,做八段锦。这群老姐妹,家里的事多半刚忙完:早饭的碗洗了,中午的菜买了,甚至还忘了顺带买点零食。她们的时间金贵,那是从柴米油盐的缝隙里挤出来的。我以前加过她们的群,名字挺暖心,叫“我们在一起”。我的五禽戏,就是跟着这群大妈学会的。

回家的路上,我就在琢磨。这广场上跳舞锻炼的人,其实也是分圈子的,各有各的队伍,各有各的乐子。

最早那拨七点前的年轻人,是有毅力的。早起、做饭、送娃、上班,动作利索,效率极高,像上了发条的钟,滴答滴答,一刻不歇。

那拨打太极拳的大爷大妈们,又是另一种活法。他们锻炼时间最长,多是三三两两,特立独行。一个个谁也不服谁,你要是向他请教圈内某个老师水平如何,他们准保嗤之以鼻;问他瞧不瞧得上跳广场舞的,那眼神里全是“不以为然”。他们活在自己的江湖里,独孤求败。

最晚那拨九点的老姐妹,我最熟。她们最辛苦,也最接地气。忙完小的忙老的,趁着买菜回来的空档,聚在一起跳上半个小时。车篮里也许还放着一把青菜、两条活鱼,跳完了,散了,回家做饭去。日子就在这舞步和烟火气里,一天天过去。

当然,还有一群最特殊的,就是那位邀我来的九十岁老奶奶和她的伙伴们。她们四点半就醒了,岁数大了,觉少。醒了便起,在广场上晃悠,一直晃到八点才回去吃早饭,在广场上晃悠,一直晃到八点才回去吃早饭,身份便随之切换,每一把钥匙都连接着一个需要我用心扮演的角色。

这便是蝶园广场的早晨。人间烟火,众生百态,都在这五彩斑斓的晨光里了。

兄弟(小小说)

□ 韩世凯

乡村的冬天,风裹着田埂上的枯草屑子刮过来,跟小刀子似的,刮在人脸上生疼。根生刚把院子里的积雪扫到墙根,就听见院门外传来“咣咣”的敲门声,轻一下重一下,透着股说不出的费劲。他撂下扫帚,踩着冻硬的路往门口走,心里犯着嘀咕——这大冷天的,能是谁?

拉开木门的那一刻,根生愣住了,心猛地揪成一团。

门外站着的是他的叔叔永福。

永福歪着半边身子,左手死死扶着门框,右手撑着根生扫成亮的竹竿,呼哧呼哧喘着粗气,额头上的皱纹拧成了老丝瓜瓤。左边的胳膊吊在半空,腿一拽一拽的,每动一下,都要晃悠半天才能稳住。头发白了大半,乱糟糟地贴在头皮上,比去年在镇上的集市见着时,老得都快认不出来了。

“小……小根?”永福抬起浑浊的眼睛,哑着嗓子开口,那声音沙沙的,跟碾过冻硬的地皮似的,还带着点口齿不清的含糊,“你爸……在家不?我找他说两句话。”

根生愣了愣神,赶紧侧身让他进来,朝堂屋喊:“爸,叔叔来了!”

堂屋里的电视正播着地方戏,咿咿呀呀的调子飘得满院子都是。可喊了两声,里头没半点应声,音量反倒被调大了,大得能盖过外头的风声。

根生扶着永福往里屋挪,永福的身子沉得很,半边身子使不上劲,全靠根生架着。这时候,堂屋的门帘“哗啦”一声被拉开了。根生爸老海背着手走出来,脸沉得像要下雪的天,眉头拧成了疙瘩,瞅着永福,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:“你来做什么?”

永福抬起头,望着眼前这个一母同胞的哥哥,嘴唇翕动了几下,才憋出一句:“哥……我是来跟你赔个罪的。”

老海冷笑一声,那笑声里的寒意,比外头的寒风还冷:“七年了!现在怎想起赔罪了?当年你把话撂绝的时候,怎没想过还有今天?”

这话像根冰棱子,扎得永福身子一颤,撑着竹竿的手抖了抖。根生心里明镜似的,这老弟兄俩的疙瘩,结了好几年了,事情就出在他爷爷走的那年。

记得那年冬天,爷爷突发脑溢血,没挺过三天就走了。留下村东头那三间青砖瓦房,还有枕头底下那几万块养老钱。头七那天,哥俩蹲在堂屋里,小声商量着事儿。老海打小就护着弟弟,说房子归自己,将来给根生娶媳妇用,那几万块钱,全给永福。永福当时点着头,红着眼眶说:“哥,这公平,我听你的。”可没过两天,永福就变了卦。估摸着是永福媳妇在枕边吹风,说那房子要分永福一半。这下子惹得哥俩吵翻了天,唾沫星子横飞,把祖宗牌位都震得直晃。永福急红了眼,指着老海的鼻子喊:“从今往后,各走各的路,我们再也不是兄弟!”说完,“咣当”一声踹开大门,顶着呼呼的寒风,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这一走,就是七年……

永福看了看老海阴沉的脸,叹了口气,那口气叹得老老长长,带着股特有的无奈。他慢慢弯下腰,从随身挎着的那只洗得发白的粗布包里,掏出一个大牛皮纸信袋。信袋子边缘磨得毛糙,角都卷了起来,一看就是揣了好些日子了。他的左手不怎么听使唤,哆嗦了半天才把信袋子捏稳。他说话的时候,左边嘴角一个劲地抽搐,一看就是脑梗落下的后遗症。

“哥,当年的事,是我混账……是我错了。”永福的声音带着哭腔,浑浊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,“那房子,爸确实跟我说过,留着给根生将来成家立业用。我是听了婆娘的撺掇,才跟你争的。这些年,我夜里躺在床上,一闭眼就想起这事,心里跟揣着块冰疙瘩似的,惭愧得慌啊。”

永福咽了口唾沫,继续说:“这次躺在医院的病床上,半截身子都快不听使唤了,我才想明白,什么房子、什么钱,都是身外之物。兄弟情分,才是嵌在骨子里的东西……”

他把信袋子往前递了递,递到老海跟前,手还在不停哆嗦:“哥!这里面,是当年爸留下的那几万块钱。哥,当年是我对不起你,这钱你拿着……”

老海没接,目光落在那个牛皮纸信袋上,又移到永福一瘸一拐的腿上,眼神复杂得很。

老海沉默了半天,屋子里静得能听见窗外的风声。过了好一会儿,他才开口,声音沉得很:“你住院,怎么不告诉我?”

永福低下头,看着自己那只不听使唤的左手,小声说:“我怕你不想见我,也怕……怕打扰你。”

老海重重地叹了口气,那声叹气,像是把多年的怨气都叹出去了。他终于伸出手,接过那个牛皮纸信袋,随手放在八仙桌上,声音缓和了些:“兄弟,这钱我不要,你自己留着看病。当年的事,我也有不对的地方,不该那么冲动……”

永福猛地抬起头,眼睛里一下子就涌满了泪水,浑浊的泪珠“吧嗒吧嗒”往下掉,他哽咽着喊了一声:“哥……”

人到中年

□ 张传界

人到中年,胆子反而比少年时小了。少年时如初生牛犊,胆大敢闯,肆无忌惮,因为无所牵挂;而中年却像负重的旅人,行至山路中段,前有迷雾遮眼,后有琐事牵绊,每一步都要思量。父母需要赡养,他们的白发比我的还要刺眼;孩子需要抚养,他的未来更让人牵挂。在外总担心父母的身体健康,父母有一人身体不适,我作为儿子的就要腾时间来照顾他们。当然,我也担心自己的身体,因为中年人的身体不是自己的,而是全家的支柱。

人到中年,我开始推掉不必要的应酬。那些喧闹的场合,曾经是证明自己存在的方式,如今却成了负担。我更倾向于粗茶淡饭,在简单的食物里品味生活的本真;更愿意一个人独处,在寂静中与自己对话;更喜欢宁静雅致的生活,在院中种些花草,看它们慢慢生长,在平淡里寻找诗意。这不是颓唐,而是一种选择——选择与真实的自己和解,选择过一种更贴近内心的生活。

少年时血气方刚,争强好胜,凡事都要论个输赢。记得年轻时曾为了一个项目的施工方案,跟同事争得面红耳赤,非要分出个高下不可。如今想来,那些固执里有多少是对真理的坚持?又有多少是年轻气盛的逞强?人到中年,不再为鸡毛蒜皮的事情计较,人与人之间,更愿意静下心来交流,心平气和地沟通。这不是圆滑,而是懂得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,每件事都有它的缘由。

这些变化,在生活的细微处体现得尤为明显。少年时看戏曲,觉得刀马旦翻飞,咿咿呀呀,拖沓冗长,心生厌烦。如今再看,却能在二胡的婉转里听出人生的苍凉,在青衣的水袖间看出命运的起伏。少年时在外青年也不怎么想家,总觉得天地广阔,要尽情闯荡。而如今在外,呆一个月不到便想家了。少年时听父母说一句话就嫌唠叨,现在闲来就想陪父母唠唠嗑,听他们讲述那些听了无数遍的陈年旧事。

中年的况味,大约便是如此了吧。它褪去了少年时的轻浮与张扬,也尚未陷入老年的枯寂与淡然。它像一杯泡得太久的茶,色泽浓郁,入口微苦,但那苦涩过后,舌根上却会慢慢泛起一丝极淡的回甘。这甘甜,不在于拥有了什么,而在于明白了些什么;不在于抵达了何处,而在于这一路的颠簸,自己终于能够默默地、结实地承受下来。壮志或许未曾消磨,只是它不再是一柄渴望劈开一切的利剑,而是化作了一盏为自已而点的温和的灯。这灯光不耀眼,却足够照亮脚下的路;不炽热,却足够温暖一颗历经沧桑的心。

人到中年,要学会释然与放手,更要懂得坚定与坚守。放手的是虚妄的执念,坚守的是内心的准则。要学会与不完美的自己和解,与不如意的生活和解。这不是认输,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理解——理解生命的局限,也理解生命的可能。

整理抽屉时,一串生锈的旧钥匙掉了出来,瞬间打开了记忆的锁。

小时候,我最羡慕的就是能从兜里掏出钥匙的大人。我们小孩是没有钥匙的,放学回家若家里没人,我就只能绕到柴房,踮着脚拆了那扇松动的小窗户,小心翼翼地爬进去。偶尔看到别的小孩脖子上挂着大门钥匙,叮叮当地晃着自己开门,那份羡慕便会翻涌得更厉害。钥匙在我眼里,就像一群闪闪发光的小精灵,不仅能打开家门,更象征着一种自由与长大的底气。我总幻想着自己也能拥有一串钥匙,让它们碰撞出哗啦哗啦的声响,那声音在我听来,比任何玩具都要悦耳。

想得多了,我终于想出了个主意。我翻遍了家里的角落,把那些用不上的废旧钥匙都找了出来,用一根粗棉线小心翼翼地拴在一起。当那串沉甸甸的“钥匙”握在手里时,我高兴得原地转圈,把它们挂在腰上,故意走路晃来晃去,听着那不算清脆却足够让我满足的碰撞声,仿佛自己瞬间成了能独当一面的大人。那是我人生的第一串钥匙,也是我对“长大”最真切的向往。

时光匆匆,我真的长成了曾经羡慕的大人,手里的钥匙也越来越多。有家里的大门钥匙、卧室钥匙,还有单位的

钥匙里的时光

□ 仲元芳

办公室钥匙、文件柜钥匙。每多一把钥匙,就多一份责任与权限。握着单位的钥匙,我是为生计奔波、为工作负责的从业者;握着家里的钥匙,我是为家人遮风挡雨、守护温馨的港湾。开门的瞬间,身份便随之切换,每一把钥匙都连接着一个需要我用心扮演的角色。

如今,密码锁早已普及,指纹轻轻一触、密码随手一输,门就开了,便捷又高效。可我总觉得,那种掏出钥匙插进锁孔轻轻转动,听到“咔哒”一声解锁的声音,所带来的获得感是密码永远给不了的。那是一种踏实的掌控感,是一种“我能打开这里、我属于这里”的归属感。

我把那串旧钥匙和现在的钥匙放在一起,新旧碰撞,声响依旧。我忽然想起小时候那个挂满废旧钥匙的自己,和如今这个挂满“责任钥匙”的自己,好像隔着很远,又好像紧紧相连。你有多少把钥匙呢?又在为谁而忙碌着?原来,成为一个挂满钥匙的大人,就是从向往一串钥匙开始,慢慢扛起生活的重量,在每一次开锁的瞬间,读懂责任与爱的意义。

最温暖的母爱

□ 胡兴来

我出生在一个大雪天的夜晚,彼时家中一贫如洗,老屋长年失修,西北风裹挟着雪花在屋内肆意乱窜,冷得如同冰窖。父亲匆匆找来两张破芦席,在床边搭起简陋的窝棚。母亲将我紧紧搂在怀中,用单薄的身躯为我抵挡风雪。

那一夜,父母与奶奶彻夜未眠,守着襁褓中的我,在饥寒交迫中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光。奶奶口中的这段往事,早已深深镌刻在我的心底,每每想起,便满是心酸与感动。

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母亲用一双巧手,把清贫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,把细碎的温柔藏在一粥一饭里。夏日里瘦掉的剩饭剩粥,母亲变着法儿做成馍饼。她将馍饭馍粥拌上面粉发酵,兑上碱水揉出筋道,旺火烧热铁锅,淋上食用油,舀面下锅煎,金黄喷香的馍饼出锅时,总能勾起满满的食欲。邻居来宝的母亲久病在床,他总说我家的饼比自家的香软。母亲知晓后,每次做饼都会特意多做一块,让我带去学校给他。即便后来母亲病重,精神稍好时做上一次,也依旧不忘叮嘱我送一块给来宝。那份藏在饼香里的善良,伴着我走过整个童年。

我牙牙学语时,恰逢“三年自然灾害”,整日吃草咽糠,面黄肌瘦没有胃口。一晚,母亲从修水利的工地归来,小心翼翼地掏出一块香脆的锅巴,笑着说锅巴能健胃。那碗糖水锅巴的香甜,是童年里最珍贵的滋味。

计划经济时代,粮票、布票、肉票样样稀缺,穿衣更是“新老大旧老二,缝缝补补给老三”。我小时候冬天从未穿过袜子,破棉袄的袖子被鼻涕擦得锃亮。每年腊月,我都盼着指头盼过年,只为能有一件新衣服。可家中兄弟姐妹多,家境贫寒,实在难以人人都添新衣。有一年过年,母亲无法为我置办新衣,便将大姐穿旧的花褂子拆开,翻面裁剪成一件蓝色外衣,针脚细密,合身又好看。年初一我穿着新衣出门拜年,却被调皮的孩子当众揭穿是旧衣翻新,还是女孩的衣服。我羞得满脸通红、手足无措时,母亲匆匆赶来,笑着护着我,说这是上海小姨买来的新衣服。那一刻,母亲的笑容成了我最坚实的依靠。她用温柔的谎言,守护了我年少时的自尊,也藏着万般无奈与深沉的爱。

母亲44岁便因病离去,半生操劳,未曾享过一日清福,这成了我心中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。母亲的一生在清贫中度过,却把所有的温柔与爱意都给了家人。她未曾留下万贯家财,却用一饭一食、一针一线,给了我温暖的母爱。